



夷梦◎著

我在O.S.I.的诡秘十年

FILE X 研究所档案

2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我在OSI的诡秘十年
夷梦◎著

FILE X 研究所档案

2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X 档案研究所. 2 / 夷梦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133-0657-7

I. ①X… II. ①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0873 号

X 档案研究所.2

夷梦 著

责任编辑: 许彬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封面设计: 八牛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mm×960mm 1/16

印张: 18.75

字数: 200千字

版次: 2012年6月第一版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0657-7

定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主要人物简介

白小舟：20岁，凝华学园法医系学生，父母离奇失踪，因缘巧合下加入051研究所。天生阴阳眼，拥有神之左手，恶魔之右手。

瞿思齐：21岁，凝华学园中文系学生，051研究所成员，母早丧，与父不合，拥有预知能力，暗恋白小舟。

朱翊凯：21岁，凝华学园影像工程学院学生，051研究所成员，家族背景神秘，天赋异禀，念力极强，能引起地震。暗恋白小舟。

叶不二：20岁，凝华学园中文系学生，051研究所成员，传说中的山魈，生长于山中的怪物，常以妖怪和动物为食，本相与人类相同，容貌极美，但背后生有黑毛，因学艺不精，用法术掩盖黑毛后容貌变得极丑。

龙初夏：24岁，凝华学园中文系辅导员，051研究所成员，师从传说中的大师龙文浩，法术高超。

秦哲铭：28岁，法医系教授，051研究所成员，在法医界享有很高声望。

司马凡提：26岁，051研究所负责人，警察，父母双亡，过往经历属高级机密，擅长格斗。

刘明轩：神秘人物，与白小舟在凝华学园相识，神出鬼没。

第一季 精彩回顾

051 研究所是个神秘的机构，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，或者它为什么存在。从 2011 年起，官方才逐渐公开了一小部分有关“051”所参与研究的非自然事件。

法医系天才新生白小舟从小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她的父母在飞机上离奇失踪，经调查，竟与美国 FBI “非自然事件调查组”有莫大关联。

于是，忧虑恐惧的她在阴差阳错之下走进了学校深处的 051 研究所。在第一季的故事里，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离奇诡谲的案件，并和天赋异禀的研究所成员成为了莫逆之交。

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，白小舟发现自己拥有奇怪的能力，左手能疗伤解毒，而右手能杀人于无形，怪异的梦境纠缠着她，似乎与她的童年以及双手的来历有莫大关联。机缘巧合之下，白小舟从一个白发的图书管理员手中得到了一张借书证，这张借书证阴魂不散地跟随着她，她隐隐发现，这张借书证总能在关键时刻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。

而那位神出鬼没的头号神秘人物刘明轩，仿佛与她父母的失踪以及她的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

目

无限逃杀 / 001

古寺诡佛 / 011

邪恶人性 / 031

阁楼孤魂 / 049

地下赌场 / 067

壶中侧记 / 084

颈中巨疮 / 094

天兵外记 / 105

卫氏阴宅 / 116

烧面神婆 / 133

炼狱劫数 / 152

重症危楼 / 166

恐怖病毒 / 181

白鳞妖龙 / 198

无头刑天 / 216

上古遗迹 / 234

夺魂白花 / 252

吞人古井 / 273

无限逃杀

在一个阴暗的房间，只有二十几个电视屏幕还亮着光，屏幕上各种各样的头像和资料快速地跳动，空气中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味道。

“选好这次的目标了吗？”有人低低地问。

“C市两百万人口，全都收录进系统中。”另一个人往桌上的一个红色按钮上一指，“现在只等您按下启动键，开启今年的游戏了。”

那个人往前走了一步：“真是让人期待啊，不知道今年会选出一个怎样的猎物，如果太弱就不好玩了。”

“先生请放心，如果猎物在三天之内死去，我们还可以选出下一个猎物。以此类推，直到有人撑过三天为止。”

“那就开始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”他在红色按钮上按下，电脑屏幕快速闪动后停在同一份资料上。

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，皮肤雪白，一年四季总是戴着橡胶手套。

“白小舟，女，十九岁，凝华学园法医系大一学生，父母都在国外，国内没有亲人。”

“很好，很适合做猎物。只是这么年轻，这么柔弱，恐怕死得会

很快吧。”

“先生，我们已经三年没有选到年轻漂亮的女孩，观众早就想换换口味了。”

“那就开始吧。”

农历六月十四，诸事不宜。

这天风和日丽，阳光明媚，原本是心情舒畅的一天，但白小舟却遇到了她人生中最狗屁倒灶的事情。

刚上完解剖课出来，她饿得肚子咕咕直叫，便在快餐店买了个汉堡，打算去研究所边看书边吃，忽然一辆宝马朝自己开过来，缓缓停在她的面前。她绕过车继续往前走，车窗摇下，露出一张明艳动人的脸。

“你就是白小舟？”

她停下步子，回头看她，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，看不出年岁，一身名牌自不必说，妆容也化得极为精致，眼角唇边无不流露出她的端庄和高贵。

“请问您是？”

“我是翊凯的母亲。”

“啪。”手中的汉堡跌落在地，滚了几滚，钻进草丛中。

“呃，伯母好。”

“上车吧，我想跟你聊两句。”

白小舟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开门坐了进去。车内弥漫着一丝幽兰的香味，她忍不住问：“是点的‘幽兰露’吗？”

“你知道‘幽兰露’？”朱夫人有些惊讶。

“小时候外公经常点的，这是我外公最喜欢的香。”

“你外公？”朱夫人更加惊讶，“你外公是？”



白小舟岔开话题：“伯母您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朱夫人沉默一阵：“你喜欢我儿子吗？”

白小舟没想到她这么直接，脸腾地一下红了：“呃，伯母，这，这……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并不喜欢他，只是在耍他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白小舟紧张得语无伦次，朱夫人笑起来，无奈地叹息：“你这么老实，进了我家可怎么活啊。”

“呃。”白小舟的眼睛瞪得宛如铜铃。她在说什么？什么进了她家？八字没一撇的事，这不觉得太快点儿了吗？

“你不要误会。”朱夫人淡淡地说道，“我这次来，是想告诉你，我儿子很喜欢你，前两天他才刚刚打电话回来，说不愿意继承朱家的事业了。”

“呃。”白小舟眼睛瞪得更大，“阿姨，您……不会真的以为他这么做是为了我吧？”

“我们朱家是世家，肯定是不能什么人都容许进门的。”朱夫人的语气彬彬有礼，听来却极为刺耳，“何况是长房长孙的媳妇，必定也要出身名门。家世很重要。翊凯知道族里的人不会同意，才什么都没说直接请求离开朱家。”

白小舟吸了口冷气，顿时明白她此行的目的。她又囧又怒，脸上虽然还尽量保持着笑容，眼神却已经变得冰冷逼人。

“看你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应该知道，翊凯是朱家近百年来最优秀的继承人，族中的长辈对他都抱以厚望，我们朱家不能没有他。”朱夫人情真意切地说，“小舟，你说对吧？”

白小舟笑容依旧：“阿姨说得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”

朱夫人松了口气：“我就知道，翊凯喜欢的女孩，一定是知书达理的。你若有什么要求，请尽管提。”

“阿姨，您误会了。”白小舟挑起眼角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您那句‘家世很重要’说得很对。所以我一直担心我父母不会接受翊凯。不过好在他也出身世家，也不算辱没了我们的家门，只要品行好，想来我父母也不会反对。”

朱夫人脸上的表情变得僵硬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阿姨，或许你误会了，翊凯不想继承朱家说不定只是想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他可不是一个为了女人就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人。”白小舟打开车门，“我还有课，告辞了。”

“站住。”朱夫人脸色阴沉，“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你不过是个……”

“对了。”白小舟侧过脸来，补充道，“您不是问我外公是谁吗？我外公姓卫，叫卫天磊。”

朱夫人陡然变色，惊恐地望着她。十九年来白小舟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，她踩着欢快的步子离开，世界又变得风和日丽、阳光明媚。

朱夫人坐在后座上，脸色阴晴不定。司机低声说：“夫人，少爷来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车门打开，朱翊凯坐了进来，拉长了脸问：“妈，我说过请你不要来找小舟麻烦！”

“我找她麻烦？我哪里敢找她麻烦，是你亲娘被她羞辱了一顿。”朱夫人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“你小子行啊，连卫先生的外孙女都能让你追到。”

朱翊凯额头上满是黑线：“妈，素质，注意你的素质。”

“怎么，我天天扮贵妇，就不许我在自己儿子面前原形毕露吗？”朱夫人瞪着他，说，“你到底打算怎么样？真要放弃朱家？”

“我想请朱家放过我。”



“咱们来做个交易吧。”朱夫人双手抱胸，脸色转晴，“我替你把她娶到手，你乖乖回来给我当继承人。”

“妈，你这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吧？”朱翊凯不满地说，“难道我要娶她，还需要你来帮忙？”

“傻小子，她是卫先生的外孙女，你真的以为随便什么人都能娶她吗？”

朱翊凯愣住。

“卫先生的外孙女，是有婚约的。”

瞿思齐气急败坏地冲进研究所，秦哲铭正一边看报纸一边喝咖啡。“你咋了，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吗？眼圈黑得像熊猫了。”

“我做了个梦。”他黑着半边脸说。

“梦见什么了？”秦哲铭暧昧地挑了挑眉，“难道梦见小舟和凯子结婚了不成？”

瞿思齐瞪了他一眼：“我梦见小舟被人追杀。”

秦哲铭愣了一下，他当然知道瞿思齐的本事。沉默了一阵，他拿起桌上的电话：“给龙老师打电话。”

“打过了，她宿醉未醒，让我下午再叫她。”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“是司马接的电话。”

秦哲铭的眼神又变得暧昧起来：“既然她这么说，那就没事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去守着她。”

“我正有此意。”他从包里掏出一把钥匙，走向屋角那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门。秦哲铭惊得差点儿没握住咖啡杯：“你，你怎么会有那屋的钥匙？”

“龙老师给的。她让我来取一件东西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，“钥匙是司马送来给我的。”

秦哲铭连忙凑过去，这间屋子里锁着很多以前搜集来的法器，算是个小小的藏宝库，他还从来没见过里面的东西。

钥匙似乎是特制的，伸进锁孔，也不用转动，门锁自己像陀螺般转动起来，转了足足半分钟，“咔哒”一声，门开了。

门开的刹那就像某个结界被撕开了一样，两人都能感觉到迎面而来的凛冽杀意。那杀意像风，刺得人浑身骨头都疼，就好像里面存放着一件杀人无数、饮血无数的可怕武器。

秦哲铭本能地后退一步，他没什么异能，通常这种时候还是选择跑路比较好。他侧过去看瞿思齐，这个油嘴滑舌、玩世不恭的少年此时脸色严肃得像另一个人。瞿思齐目不斜视，步伐矫健，大步走进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内，从一只红木柜子下面拖出了一只长条形的木头盒子来。

“这就是龙老师让你拿的东西？”秦哲铭问。

“他说门开之后，如果听到有人叫我，顺着声音去取就行了。”瞿思齐毫不费力地将盒子放在桌上，用手一摸，锁就开了：“锁好像坏了，几百年的老古董了，不知道里面的东西还能不能用？”

秦哲铭捡起锁，那是古代的子母锁，黄铜铸造，非常坚硬耐用，可以使用上千年。

瞿思齐打开盒子，里面静悄悄地躺着一把长剑，木质剑鞘上的红漆已经斑驳不堪，好在木材坚硬，还没坏。

“是把宝剑？”他将剑拔出来，顿时愣住了。

那是一把断剑，从剑身当中生生折断，剑身已经生了绿色的铜锈，剑刃钝得可能连豆腐都切不开。

两人呆若木鸡。

“龙老师……她在忽悠我吧？”



白小舟心情很好，为了纪念这难得的好心情，她打算回寝室换件衣服出去逛街。她所居住的是桃蹊园的别墅，舒适的确很舒适，悲剧的是她很懒，不喜欢打扫，除了自己那间卧室和客厅，其他房间都落满了一层薄薄的灰。她从衣柜里找出一条粉红色纱裙换上，又整理了一下头发，瞬间好像从邋遢的三十岁大妈变回了十九岁小姑娘。果然人靠衣装，马靠鞍装，虽然她已经被封为法医系怪胎之首，但拾掇一下还是能够看的。

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起来，她愣了一下，回头去看床头柜上的座机。这部电话是寝室自带的，从她搬进来起就从来没响过，她有多少朋友，跟人联系都用手机，几乎没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。

那么，会是谁打来的？

她带着满心的疑惑拿起话筒：“喂，哪位？”

“白小舟，你被猎人游戏选中，从现在开始，将会有杀手前来杀你，你有三个小时的时间逃跑。记住不要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别人。否则知道秘密的人都会成为猎杀的对象。”

对方的嗓音低沉暗哑，像是经过仪器变声，白小舟翻了个白眼：“拜托，今天又不是四月一日愚人节，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？你是瞿思齐？还是秦哲铭？”

“既然你不肯相信，就请仔细看好。”

“啪”的一声轻响，她觉得一股劲风扫过脸颊，手中空荡荡的，转头一看，话筒已经只剩下半截了；再回头，墙壁上有一个小洞，窗玻璃上也有一个小洞，裂纹如蜘蛛网一般蔓延开来。她睁大眼睛，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走上前去轻轻一碰。

“哗啦”一声脆响，玻璃轰然碎裂，她慌忙躲闪，才没有受伤。

子弹！那是子弹！

这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有人要杀她。

她还没有回过神来，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竟然是一串零。她犹豫了一阵，终于接了电话。

“再次提示，这不是玩笑。您还有两小时五十七分三十二秒的时间逃跑，三十一秒、三十秒、二十九秒……”恐惧一下子袭上来，她将手机往外一扔，打开窗户四处查看，什么都没有，桃蹊园里还是如往常一般静谧安宁。

她第一次在这样宁静的园子里感觉到了凛冽的杀意。

呆了半分钟，她收拾了几件衣物和必需品，外公的笔记自然也是不能少的，她从抽屉里取出那本笔记，一件硬硬的东西从书本里滑落，她的眼睛顿时大如铜铃。

借书证！又是借书证！

她记得很清楚，借书证被她丢失在贵州的山林里，蛊母死后她曾到鬼村的位置寻找过，什么都没有发现，如今，它又完整无缺地出现在她的屋里。

难道她身上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，借书证自己找回来了吗？

时间紧迫，她来不及多想，拎着旅行箱向051奔去。一路上她总觉得有人盯着她，各种各样的视线结成了一张密密的网，从四面八方朝她笼罩下来。

她改变了主意，转身来到人来人往的伐檀大道，给朱翊凯打电话。

“小舟，你在哪里？”他有些紧张，“我妈妈的事，你没生气吧？”

“我遇到了麻烦。”白小舟实在没有心情去管那位自我感觉良好的朱夫人，“我在伐檀大道等你。”

她挂断了电话，紧张地四下张望，一切都很平静，就像波澜不惊的海面，其实海下暗流涌动，旋涡无数。



究竟是谁要杀她？什么猎人游戏？她好像没得罪什么人吧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她本能地跳起来，看见瞿思齐正迎面朝自己跑来，累得气喘吁吁：“太好了，你没事。”

白小舟愣了半分钟，忽然大悟：“你是不是‘看到’什么了？”

瞿思齐顾不得累，四处看了看：“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你被人追杀。梦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伐檀大道，有人用狙击枪射杀你。”

“那我被打死没有？”白小舟迫不及待地问。瞿思齐苦着脸。“应该还是没有吧，我的梦零零碎碎的，只能看见一些场景，看不见前因后果。”他拉起她的胳膊，“我们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，别站在这里给人当活靶子。”

白小舟柳眉皱成一团，她开始犹豫，打电话向朱翊凯求援是否明智，那通奇怪的电话说如果她将秘密告诉其他人，那么知道秘密的人也会成为猎物，这不是陷朱翊凯于险境吗？

“我要离开这里。”她对瞿思齐说，“你留在这里等凯子，等凯子来了，你告诉他，我要回家一趟。他要问什么原因，你就说他妈妈的事我很生气。”

“他妈妈？”瞿思齐紧张地问，“他妈妈来找你了，你们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吧？”白小舟提醒他，“总之我没事，你那些奇怪的梦，就当它没有发生好了。”

瞿思齐拉住她说：“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”

“我说了没事。”白小舟甩开他的手，狠下心说，“你是我什么人？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？”

瞿思齐像被人狠揍了一拳，一脸无辜地望着她。她不敢看他的眼神，转身拎起旅行箱就走：“别跟过来，你烦死了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眼泪就流了出来：对不起思齐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可是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

身后传来惊呼，她惊慌失措地回过头，看见瞿思齐跌坐在地上，一脸惊恐。

“喂，你不会是摔倒了吧？”白小舟连忙擦去腮边的泪痕，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模样说道。瞿思齐吞了口唾沫，往脚边指了指，白小舟凑过去，看见那里有一个弹孔。

她的心一下子凉了，瞿思齐已经一脚踏入了危险中，无法逃离。

她将他扶起来：“此地不宜久留，赶快跟我走。”

古寺诡佛

瞿思齐坐在宾馆床铺上，满脸通红地看着厕所方向，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。“呃，你，你有必要大白天的洗澡吗？”

“你说，为什么对方知道我们的行踪？”

“定位器？”瞿思齐恍然大悟。

“幸好我带足了衣服，之前我们身上穿的都要扔掉。”

瞿思齐沉默了片刻：“真像美国的电影。”

“我很少看电影。”

瞿思齐翻了个白眼：“你真像活在上个世纪。以我多年看电影的经验，你扔掉衣服、清洗身体是不够的。”

“哦，那还要怎样？”

“有部电影里，定位器是被安装在人体里的。”

白小舟打了个寒战：“怎么个安装法？”

“在身体上开个洞，把仪器安进去。”

“那还好，我身上没有伤口。”

“那你今天吃过什么东西吗？”

白小舟脸色倏尔惨白。“我……吃了个汉堡，好像还吞了个硬的东西下去。”